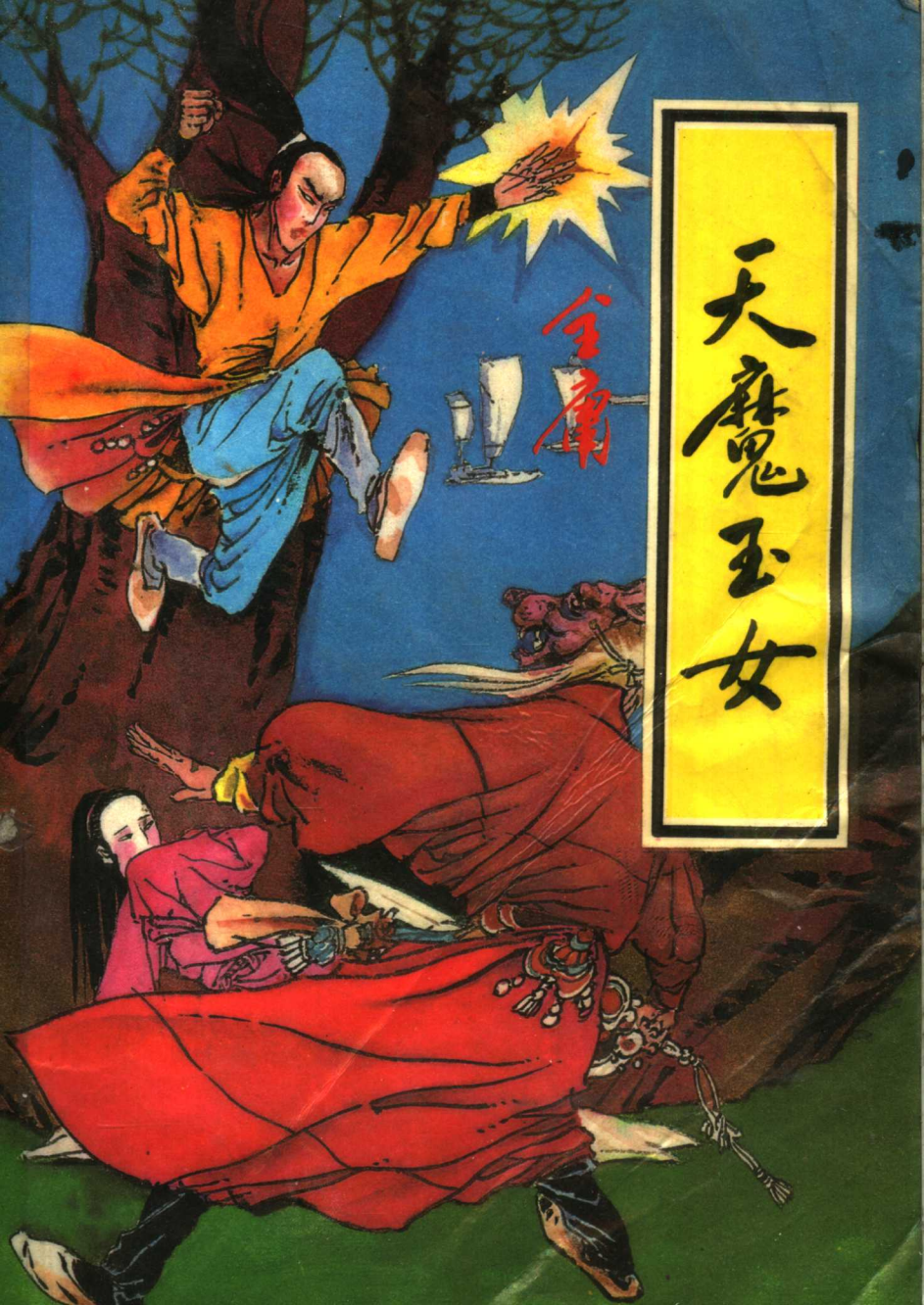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魔玉女

金庸



九

高战行走江湖，每次向人介绍姬蕾时，都称她为师嫂，是以说惯了口，连林汶也说成了师姐，当下很不好意思。翠木冷冷道：“你能代表辛捷那小子吗？”高战见他无礼，强忍怒道：“两位和辛大侠有梁子，何不去找他本人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找妇女孩子逞威，又岂是男儿本色！”

他此言大是义厉词严。翠木变色欲起，黄木上次与高战对过掌力，知他功力甚深，翠木并非其敌，举手制止翠木老人道：“我们本来只是想向辛大侠讨教，顺便和老朋友聚聚，哈哈，想不到老朋友竟然不理睬我们，只派些女孩接待，真是不够朋友。”高战见他全无诚意，心中暗气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急问道：“辛大侠公子呢？”

翠木冷冷道：“那小鬼倒有些真功夫，我兄弟见他天真可爱，放他去搬救兵了。姓高的，你再要以为我兄弟是专门欺侮妇女之徒，老夫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”

高战长吸一口气，心中大为放心，便道：“两位前辈与辛叔叔的梁子，晚辈自然不能过问，可是这位姑娘，请老前辈放她走，晚辈担保数日之后，辛叔叔登门谢罪。”

他这单刀直入一问，黄木老人微微一笑，对翠木道：“这位少侠是快人快语，咱们就依他吧！”

高战大喜，他经验毕竟不足，以为黄木老人珍惜名头，不愿与小辈为难。正想行礼逼谢，黄木老人缓缓道：“不过少侠须为我兄弟做一件事，作为彼此交换。”高战慨然道：“只要前辈放走这位姑娘，就上刀山下油锅，在下也心甘情愿！”

翠木老人冷然道：“你对那姑娘倒是一往情深哩！”

他一生未涉情海，对于少年男女相悦，认为是无聊之事，一向极为讨厌的，是以出口伤人。

高战脸一红，正色道：“晚辈有一条件，前辈吩咐晚辈所做之事，必须要能在数辰做完，否则晚辈实有苦衷。”

黄木老人道：“用不着那么久，只是此事危险之极，从来无人生还，现在你仔细考虑一下吧！”

高战苦笑道：“生死之事，倒也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前辈得先放走我师姐，晚辈再去为前辈办事。”黄木老人阴笑道：“这个当然。翠木，你带他去看看那位姑娘。”

翠木领着高战走到一颗大树旁，一接活门，那树中闻露出一室，布置得清雅非常，林汶正睡在床上，睁大眼睛不能动，她一见高战，作势欲扑到高战怀中，只是手脚不能动，一滚之下，落下床来。高战身形一闪，伸手接住，轻声对翠木老人道：“相烦前辈为解开穴道。”翠木老人正在犹豫，怕高战改口不履行语言，黄木老人从外走来接口道：“翠木，你别小看这少侠，他可是千金一诺哩！”

高战暗骂：这老家伙真是狡诈百端，先用大帽子套住自己。翠木上前拍开林汶穴道，林汶拖住高战，埋头在高战怀里痛哭不已。高战道：“汶姐，你得救啦，快回去，辛婶婶他们定然为找你而忙呢！”

林汶哽咽道：“我妹妹那天和梅公公一齐上山采摘去了，这两个坏蛋欺上门来，金童和他过招，被比较老的老鬼打败，我叫金童去向辛叔叔投信求救，金童死也不。这孩子天生侠义，再怎样也要保护我。后来我骗他玉妹也遇险了，他还不肯罢手，护在我身前。”辛平小小年纪，真是难能可贵！

林汶道：“这两个老鬼见纠缠不清，他们大概也动了爱才之心，便温和告诉金童，绝对不为难我，只是希望和辛叔叔见面而已。我也以死相胁，金童这才放手。”

高战柔声道：“汶姐，你受苦了吗？”

林汶脸上一红道：“这老鬼人虽坏，倒是很古极的。”

高战细细瞧了林汶一眼，欢乐又陡然回到心头，但一盘算时间无多，如果真如那暗算自己的人所说，那么还有五六个时辰好活了。当下一横心道：“汶姐，你先回去，我就会来看你。”他说此话时，但觉悲不可抑，声音微微发抖，林汶睁大眼睛，奇道：“你怎么不陪我去，我在林子里就看到你啦，可是我不能讲话，总算谢天谢地，你也发觉赶来相救。咦，那两个老鬼你认识吗？怎么会放我呢？”

高战骗她道：“我的确认得他们，汶姐听我话，我从小一直听你的话，你也该听我一次呀，我真的现有事情。”

林汶见高战眼角似有重忧，那黄木、翠木不断探头偷视，似乎有急不可待之事等着高战，她细心一想，抓住高战手道：“战弟，别骗我，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？”

高战大笑，想要混过，林汶最是细心贴切，高战的脾气她真是了若指掌，他这一笑，更证明了她的想法。林汶悲声道：“战弟，不要答应他们，宁可我死了，也不能让你受到伤害。”高战甚为感动，眼角微湿，忖道：“我高战处处受人关切，今日为汶姐而死，也不枉她对我好一场。”

高战见时间一刻一刻过去，林汶紧抓自己不放，一横心，拂中她睡穴，扶她睡在床上，又细瞧了她一眼。心想：“就是立刻死去，也不会忘掉她的面容了。”

黄木在外拍掌，高战昂然而上，朗声道：“前辈有甚事情

快说出。”黄木沉吟一会道：“这事端的九死一生。如果少侠不幸遇难，老夫敬少侠是条汉子，这位姑娘老夫不但放了她，而且送她返回沙龙坪。”

高战随手一拍大树，树上印出五个深深手印，高战朗声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晚辈就向前辈先谢了！”

黄木老人赞道：“好深的功力。”

高战微微一笑道：“现在时间无多了，就请前辈示下。”

黄木老人缓缓道：“少侠既有要事，老夫也不再嚼舌头说明其间因果，就在这林子东南五里之外，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，洞中藏着一部绝世神功，我兄弟俩人……”

高战心想，自己只有几个时辰好活，还受这黄木老人挟挟，要为他去拼命，真是哭笑不得，黄木老人见他心不在焉，阴阴道：“这事端的危险至极，少侠如果懊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高战怒道：“丈夫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晚辈虽时光不够，这个倒也省得。”

黄木老人点头道：“少侠名门弟子，这‘信’之一字自是看得极重，那洞中藏着的秘笈叫做《枯木神功》是武林中绝传已久的功夫。”高战心中一凛，暗忖：这两个老人绰号叫什么黄木、翠木、只怕与这《枯木神功》有关，当下沉吟不语。黄木老人接着道：“不满少侠说，我兄弟自从当年一败于七妙神君梅山民，再败于他的传人辛捷，便发誓埋头苦研其功，以求雪昔日之耻，这《枯木神功》正是我兄弟久欲习睹之术，是以……是以相烦少侠下洞一取之。”

高战暗忖：“这俩人久居此地，一心一意想得《枯木神功》竟然不敢入洞去取，可见那洞中定是凶险无比。哼，倒要我去替死！”他正想开口问黄木老人洞中情况，但转念一想，

自己生望渺茫，那洞中就是奇险绝伦，好歹也要闯它一下，此时倒也不必多向他示弱。

黄木老人道：“入洞的人每年都有，可是没能活着出来的，我兄弟此居十余年，从来不曾见过。”高战冷笑道：“飞蛾扑火，其咎自取，但是两位老前辈也脱不了耸人之责啊！”

黄木、翠木老脸胀红。这俩人练就异功，脸上死气沉沉，是以不易看出喜怒哀乐，高战此语道破俩人心事，俩人并非万恶之辈。平生行事除了稍嫌偏激外，并无大赦不恶，只是为了争一口气，这才双双埋名隐居，并且四处放了空言，说这林中有武林绝学，江湖上的好汉自是连绵不绝前来找寻。他兄弟俩人也曾入洞，但都吃了大亏回来，是以，想利用别人冒险取书，自己兄弟再利用林中布置出手相夺，坐收渔人之利。黄木、翠木羞惭得说不出话来，高战心地厚道，不忍再羞辱他们，便道：“晚辈这就去取，万一晚辈不幸，但望前辈不要食言方好。”

黄木老人手一挥在前领路，高战长吸了一口真气，紧随在后，那林中尽是松木，夜风吹来，松涛似海，高战心中也像波浪起伏，姬蕾的面容清晰地浮现起来，林汶温柔的眼睛似乎含着泪在注视着他，高战激动得几乎要大叫几声，但他毕竟忍住口，心中不住地说：“蕾妹，别了，大哥说过不离开你，可是天意如此，又有什么办法？汶姊，你那温柔的眼光别再含情看我，我求求你！为你而死我是很愿意的，何况我身中剧毒哩！”

俩人把轻功施到十二成，不一刻便到树林之东南角，黄木老人一指前面一块草地道：“这就是那古洞的入口。”

高战走近前去，只见那草地中有一个尺余方圆的小洞，恰

可容一人入内，底下黑漆漆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她放目四看，夜凉似水，月光一线，从古树叶中透过，照在黄木老人如黄蜡似的脸上和翠木老人青朦朦的脸上，更显得狰狞可怖。高战不由打了一个寒噤，这世上的美好善良都一齐涌向他心头，但觉世间之恩怨情孽都变得甚是亲切，竟然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。

翠木老人道：“从这里入内，有三条通道，向左走的就是那秘笈所在。”

高战一惊，见黄木、翠木满脸希冀之色，心中一动，朗声道：“晚辈尽力为前辈效力，只是还有一事须得前辈见教。”

翠木老人竟似不耐，翠木老人道：“不知少侠有何事？”

高战听他语气似乎甚是诚恳，当之便道：“这《枯木神功》显然是厉害无比了……”

翠木抢着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否则我师兄和我何必眼巴巴等到此处十多年！”

高战道：“晚辈知两位前辈心地慈善，只是为报辛叔叔当年断剑之仇，晚辈斗胆求前辈，万一晚辈幸不辱命，两位练成绝艺，除了我辛叔叔以外，不可以此功误伤任何人！”

黄木一怔，随即赞道：“侠心侠行，老夫答应了。”

高战点头称谢，道声再见，头也不回向洞中走去。

原来高战只道辛捷功参造化，这黄木、翠木就是练就“枯木神功”也万万不是辛叔叔对手，所以出言缠住他二人，却万万未想到，这番话救了天下武林无数好汉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黄木、翠木见高战跃身入洞，俩人相顾一望，黄木老人徐徐道：“这孩子福缘甚厚，并非夭折之相，这次只怕会成功

也未可知。”翠木老人叹道：“大哥，我此时倒后悔不该要他入洞啦，这孩子真是慈厚善良，偏他长得又俊。”

黄木哈哈大笑道：“青眼红魔一生杀人无数，倒也懂得悲天悯人，真是大大奇事了。”

翠木老人一怔，也放声笑了起来，笑声在静静的夜里，随风传得老远。这师兄弟俩人携手回去，笑声中，似乎辛捷已被他俩人击脱长剑，正在步步后退哩！

※ ※ ※

且说高战一跃入洞，立即脚踏实地，他估计这洞大约深五六丈，当下运起先天气功，摸索前进，那洞中虽则黑暗，却是干燥无比，高战伸手向洞壁一拍，击碎了一块岩石，放近眼旁一看，是块雪白的石灰石，高战暗道：“难怪这洞中这般阴凉却又干燥，竟是石灰石洞穴啊！”

他走了片刻，发现前面果然有三条通道，他不加思索，便向左走，那洞中渐不畅，又走了片刻，忽见一残天光从隙缝中透了出来，那石壁上写着四个大字：“重宝之地”。

高战见那字笔走龙蛇，这洞中甚少受风化雨融，因此字迹犹若新刻，他再往前走。但见遍地都是奇形怪状蕈类，有的大若桌面，颜色鲜艳无比。高战心想：“师父说过，愈是颜色美丽的蕈类，愈是剧毒，这片蕈类，只怕都是毒物。”

他正在乱想，忽然前面不远处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自言自语骂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小子，一定又是那两只老鬼派的，快给老夫滚过来。”

高战大吃一惊，连忙戒备。那声音又道：“小子，怎么还不滚过来，老夫见你年幼无知，说不定会饶你一死也未可知。”

高战听他一口北土话，和父亲语音甚是相近，心中大感

亲切，虽则嫌对方语气严厉，也不觉他讨厌，立刻循声前去。只见不远处，一棵大蕈下，靠着一个气势腾腾的高大老人。穿着一件碧绿袍子，上面是油垢满布，肮脏已极，可是气势凛凛，大有一代宗主之风。他不敢怠慢，正待上前行礼，只见那老人双手捧着一捧蕈子，不住往口中送去，高战大惊之下，不及思考叫道：“老前辈，这蕈子是有毒的，吃不得啦！”

老人一怔，怒道：“天下又有什么毒物，能毒得了我老人家，真是笑话，真是笑话！”高战见他脸上虽然被长发长鬓遮住大半个脸面，可是露出的那一部分却是红润细嫩，丝毫无中毒样子，不由脱口说道：“前辈真是奇人！”

老者抬起头来，一看高战，摇头道：“瞧你这孩子心地甚好，怎么会和那黄木、翠木两个老鬼混在一起？”

高战很简单地说明了原因，那老人对黄木、翠木的目的似乎丝毫不留心，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高战所述之细节。

老者忽道：“你说这个女孩被黄木老贼捉住了，你就为救她而入洞，这么说来，你很喜欢她了？”

高战万料不到他会问这个，一时之间甚难作答。但见老者一本正经地问着，又道：“你如果为她死了，她会永远记得你吗？”高战道：“晚辈为她而死，并非望她永远记得，这样她会为此事终身不安的。”

老者“哦”了一声，神色大是惊讶，似乎从未想到此点，当下一抓高战双手道：“你说得真对，你说得真对！”

高战问道：“前辈在此住了多年？”

那老者细瞧高战几眼，蓦然大声道：“糟了！糟了！你这孩子还有两个时辰好活！”

高战惨然一笑道：“晚辈身中剧毒，自知再无生望……”

老者突然一捂自己长满长鬓的脸，哭道：“原来又是假的，原来又是假的……”高战大惊问道：“前辈，你怎么了？”

老者伸手不住捶胸哭道：“你这小子……你这小子，我老人家，看走了眼，看走了眼！”

高战如坠云雾，不知怎样是好。那老者突然厉声道：“小子，快给我老人家滚！你知不知道入此洞者从无人生还？我老人家今日不愿杀人，总算你小子运道不错，还不快滚！”

高战见他疯疯癫癫不可理喻，心想今日反正死多生少，千万不能坠了师门威风，于是抗然道：“晚辈若是怕死，也不会到此来！”老者想了一会道：“你说得倒是挺对，可是我老人家瞧你都是欺心之谈，欺心之谈！”

高战听他每说一句重要的话，必要重复一遍，心想：这人定是久久不与人言，是以生怕别人听他不懂，高战正色道：“晚辈从来不打诳语”

那老者注视高战片刻，双手乱挥道：“快滚，快滚，别以为装得诚恳，便可使我老人家着你的道儿，我老人家不知见过多少像你这样的假秀才！”高战暗暗称奇，忖道：“这人行动疯痴，可是言语清晰，而且语锋凌厉，说得头头是道，我一生所遇之人，只怕此人最为奇异了。”

老者见高战沉吟不语，又不肯走开，勃然怒道：“你这小子真不识相，难道非要我老人家动手不成！”

高战凛然道：“晚辈不知何事开罪前辈！”

老者连连大叫道：“你还假装不知，也罢，我老人家抖出你的心思，你可得乖乖给我滚出去！”高战真是又好笑又好气，想不到临死之前，还会撞到一个如此纠缠无理的老头。

老者接着道：“你自知必死，这就装得大义凛然，好像是

为那个姑娘去赴死，好伤她一辈子的心，你当我老人家不知道吗？”高战从未想到此处，他一生但求为人，为自己打算之事却是极少。此时听老头把自己看得如此卑下，不由怒火上升，也顾不得敬他年长，脱口冲撞道：“只有阁下如此卑下之人，才会有如此卑下之想法。”

老者对他辱骂并不在意，冷笑道：“你这招只能骗得那姑娘的心，要骗我老人家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高战怒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行了但求心之所安，义之所在，虽刀山枪林也决不反顾，又岂是为得别人相信、尊敬而为！”

老者想了半天，摇头道：“你说的我老人家听不大懂，不过瞧你这样子，好像也有几分道理，总而言之，我老人家问你一句话，如果你没有中毒，你为救那姑娘，也会答应黄木老贼冒险入洞吗？”

高战哈哈长笑，老者声色俱厉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，否则我老人家便要不客气了！”高战道：“宁可拼得头颅不在，我高战也得保护那位姑娘，使她丝毫不伤！”

高战黯然答道：“世上有些人，你会把他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这是我的感觉，至于为什么，我也弄不大清楚。还有，在有些时候，珍贵的生命，那并不算什么！”

老者喃喃道：“比自己还重要……比自己还重要。”一拍大腿叫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！成啦，成啦，老夫可以出洞了！”

高战奇道：“前辈你说什么？”

老者的样子似乎乐不可支，不停地哼着不成曲的调子，忽然用力拍着高战的肩道：“你从今日起，就是我老人家生平第一至交，谁要是欺侮你，我这个做老哥哥的定然不容！”

高战一见他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凶若煞星，一

会儿又若父兄，真摸不清他到底想着什么。”

老者突然飞快一扣高战的脉门，高战心神不定，是以不及闪躲。可是他一入洞就运起先天气功。这时，受外力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抗拒力道，老者微微一慌，扣住高战脉门的手也加了几分真力，高战瞋目欲骂，老者呵呵笑道：“别急，别急，老夫替你治毒。”高战忽然想起适才见他大食毒草，竟然毫无影响，心想此人果真对毒物有独到之能力也说不定，正自盘算不已，那老者柔声道：“快快放松全身穴道。”

高战抬眼，见他脸上柔和无比，两眼中充满了友爱，便不由自主地收起先天气功，老者探了一会脉，大惊叫道：“喂？是谁下的毒？”

高战道：“晚辈因为一事和龙门毒丐等人结下了梁子，今儿下午在林子中中了一支毒针，多半就是龙门毒丐那厮。”

老者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什么龙门毒丐，我老人家可没听过，天下会施毒的都是我老人家徒子徒孙。”

高战问道：“前辈，您看我这毒还有救吗？”

老者怒道：“天下之毒，若我老人家也解不得，那还有什么人解得了？”高战见他自负之色溢于言表，似乎甚有把握，心中不由一喜，要知高战此时虽已抱着生亦欣然，死亦安乐的想法，可是人人爱生畏死，乃是出自天性。

老者接着破口大骂道：“什么龙门毒丐，真是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这无形之毒是怎样一等阴毒，竟敢这般滥用，我老人家倒要见识见识！”高战道：“这厮已吃我百步神拳打成重伤，就是侥幸不死，全身功力已失再也无法作恶。”

老者点头道：“你真是厚道的孩子，你怕我还要去找他麻烦吗？”

高战不语，老者又道：“只要我老人家一出手，任你是天下第一高手，甚至大罗神仙也不成，保他准死无疑，喂，玉骨魔的事你一定知道了？”高战见他扯开话题，心中暗暗叫苦不已，他此时求生之念一起，心内大是焦躁不定。老者并没注意他，继续道：“那才叫真功夫呢！玉骨魔这家伙也是下毒的一把好手，在东海上率领海盗无恶不作，谁要他吹嘘自己如何了不起，中原如何无人，嘿嘿，偏偏遇着我老人家了！”

他不管高战知不知道玉骨魔这人，便滔滔不断地讲着，他疯癫已久，这刻神智初醒，只知道自己知道的事，别人也应该知道，高战只得耐心听下去。

老者道：“结果嘛，咱俩打了一个赌，每人喝下对方一杯毒酒，这厮在酒中放下了千年鹤顶红，天竺孔雀胆和南荒蟾蜍砂，我老人家一口而尽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不由得意洋洋，高战明知他不会死去，可是想到这几样至毒的玩意，不寒而栗。老者接着道：“我老人家何许人也，这区区毒物又奈我何！他口中含着解万毒的千年龙涎，也喝下我老人家一杯酒，不到片刻，立刻毒发而死。”

高战听得有趣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么前辈您，酒中的是什么毒？”老者大笑道：“是百年老鲫的浓脑汁和无形之毒。”

高战奇道：“鲫鱼之汁是无毒的吗？”

老者长吁道：“这就是我老人家独到之处了，咱们弄毒的人，因为经常接触毒物，不得不食用别种毒物来互相克制，这百年鱼汁是大发之物，你想想看，那厮全身血中都充满毒素，只是靠相生相克，这才保得性命，一旦引发其中毒素，这厮就是铜打铁铸，也经不住百毒攻体啦！再加上那无形之毒，哼，哼！”

高战对他这番“毒理”大为拜服，老者忽然想起尚未替高战治毒，急道：“你这毒只有北燕然山的乌风草和天竺河畔的兰九果可治，可是北燕山离此万里，天竺那兰九果少之又少，被视为国宝，你就是到了天竺，也未必求得。”

高战一惨，老者道：“不过你也只不必相忧，天下之毒，我北君金一鹏自信尚能应付。”他说到最后，眼中神光四溢，声音低沉有力，震得山洞嗡嗡不止，大有天下虽大，唯我独尊之慨。高战惊道：“原来前辈就是北君金一鹏！”

老者畅然一笑道：“你见识倒不少，你想不到北君会在这暗无天日中一住将近二十年吧！”

高战道：“北君名垂寰宇，晚辈师父常常提及，说是天下一大奇才。”金一鹏道：“劲道含而不发，发而不绝，这是先天气功的特征，你是风大侠的高足？”

高战恭身道：“风柏杨正是家师。”金一鹏道：“令师英风大义，我也是极为钦敬的，只是他一向少入关内，我一向又不曾踏出过山海关，是以不曾得见。”

高战忽觉全身血流加快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受用感觉，心知毒渐近心。那毒君金一鹏道：“当年我突然昏痴，就是有一件事任你怎样也想不通，我自负并不愚笨，可是此事再也想不清楚，一急之下，神经错乱。终日疯疯癫癫的。”

高战心道：“你现在也并没有完全好呀！放着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管，竟有闲空聊天！”毒君金一鹏道：“适才老弟一语惊破我不解之谜，原来这世上有些人在我们看来比自己更为重要，我待她……待她这般好……她……她竟背叛于我，可是至今仍耿耿于怀，一合眼即见她声容言笑，因为……因为我把她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哩！”

他低低叙述着，好像在吟一首悲伤短诗，诗完了，心也碎了，眼角含着一颗晶莹的泪珠儿。

他见高战不理睬，不由看了高战一眼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脸上烧得通红，不禁大是懊悔，用力打了左手一下付道：“我真是疯了，这孩子看来柔和，其实却是倔强无比！”

他从袋中取出一把玉制小刀“唰”一刀，刺破腕间血管，放了半杯鲜血，撬开高战紧闭三齿，灌了下去。半晌，高战悠然醒转，只觉遍口血腥，毒君金一鹏坐在背后，用手抵着高战后心大穴，真力缓缓输入。

高战问道：“晚辈所中的毒是否全解了？”

他知毒君金一鹏这人是个至性怪人，是以一出口也不客气向他询问。毒君微微一笑道：“解是不曾解得，只是与你服上缓毒之药，一年之内可以稳保不发。”

毒君又道：“有一年时间，你可以赴燕山或者是天竺去寻解药，我也替你亲自赴龙门瀑布去找毒丐索取解药。”

高战好生感激，暗付：“人言毒君喜怒无常，依我看来，倒也是个至性汉子。”他一眼看见身旁一个小杯还有几滴鲜血，毒君左腕间缚着一块小布，他一想之下，尖声道：“前辈，我刚才服下的就是您的鲜血？”

毒君淡然道：“我食尽天下毒物，故有以毒制毒之效，能够与百毒化合在一起，只是这种化合之物不能久存，只能保持一年左右便会破坏，毒素跟着流了出来。”

高战不知如何感激，毒君道：“我知你心中感激得不得了，其实这是大大不必的，我毒君认识你这个朋友，这区区放血解毒之事也算不了什么，如果我老瞧不上眼的，就是天皇老子，也不会买帐！”

他这话非是大豪杰万万说将不出，虽是淡淡几句，显然稳把高战视为生死过命的交情。高战心中理会得到，知道他并不需要自己相谢，便问道：“前辈怎会隐于此处？”

毒君金一鹏道：“当年我疯疯癫癫，东闯西荡，后来到此处，看上这小洞隐密，心想，一个人到这隐密地方，或许可以想到胸中之事。”

高战道：“黄木、翠木怎么会知道前辈在此处呢？”

毒君道：“这两厮鸟就是昔年勾漏二怪，后来大概吃了败仗，就跑到森林中来苦练复仇，不知怎样被这两厮鸟寻得枯木禅师遗传武功，练就《枯木神功》第一二步。”

高战恍然道：“难怪他们俩人急于得到什么《枯木神功》想来就是枯木功第三层了。”

毒君点头道：“这枯木功练到第一层，全身青色朦朦，就如欣欣向荣之树木，如果练到第二步，全身黄黄，有若秋风后万木枯寂，如果练到第三步，全身便像枯木老枝，任是何种内功，也难伤其分毫。”

高战道：“黄木老人已练到第二层了！”

毒君道：“这俩人千思百计想入洞去取那部《枯木神功秘笈》怂恿许多江湖中人前来夺取，都被我老人家除去，你瞧那边就是！”高战顺他所指，只见墙角磷磷发光，他走到一看，原来累累白骨，当下心中甚是不忍，暗忖：这毒君也太残忍了些。

毒君冷笑道：“非敌即我，非我即敌，这出手放对之事，老弟千万别婆婆妈妈，免为别人所乘。”

高战暗忖：“这偏激天性，我有机会得劝他只句，也不妄被他救一场。”

原来毒君金一鹏当年家庭剧变，又兼他自幼弄毒，神经中自然而然渗入毒素，是以终至显狂。后来与玉骨魔比毒，毒死玉骨魔，他当时并不知那就是玉骨魔，更不知站在玉骨魔身边的就是名扬天下的无极岛主无恨生，后来在湖海飘荡，听人说起这段公案，这才明白自己竟然杀了威震东海的大盗。

毒君忽道：“当年我至爱的人背叛于我，我只道天下再无真心真意之人。后来遇着一个老和尚，我瞧着他光着一个大头，脸上笑容可掬，只觉是在讥笑于我，于是一言不发，给他一掌……”高战急问道：“后来怎么了？”

毒君道：“哪知那和尚武功高得很，与我打了百余招不分胜负。”高战道：“前辈就施毒去伤敌？”

毒君摇头道：“那秃驴不停地向我笑，恼得我怒火上升，正待下杀手，那和尚忽然一滑步，往后便跑，我见天色已晚，也懒得去追，那和尚犹自回头大吼了几句。

毒君接着道：“他喝道：‘大千世界，虚虚幻幻，真既是假，假既是真。佛门广大，普渡众生。’那声音从风中传到我耳中，像一个焦雷击我头顶。”毒君缓缓道：“我一怔，但觉胸中千头万绪，原来这世上都是假的，爱也是假的，恨也是假的，你也是假的，至爱的人也可以弃你不顾！”

他说到此，声音渐渐提高，神情非常激动，高战忙道：“那倒也不一定。”

毒君道：“我追上前去问道：‘和尚法号如何称呼？’

那和尚道：‘小僧人称不老禅师。’我又问道：‘何谓真，何谓假，禅师说个明白。’不老禅师道：‘世上本无真和假，施主执迷不悟，小僧无可奈何！’

高战默默念道：“世上本无真和假。”心中仿然若有感触。